









下一句是“人是万物中的继承者和学习者”思者那时候要说的可能是，德意志人民呀，你们将是最纯粹希腊精神的继承者和学习者。说到这里，他开始谈“亲密性”[10]，亲密性(Innigkeit)不是“对各种区别的融合和毁灭”，而是“指的是异己之物的共属一体，奇异化之运作，畏惧之需要”。关于亲密性问题，让我们思考更哲学层面的问题；亲密性，源于宇宙本质的因果网络的实体化。当此种实体化达到某种饱和的临界点，飞跃就成为可能，虽然飞跃不必然会马上发生，因此思者才说要把握时机(Kairos)，时机是命运。把握飞跃的时机才有命运的开启。反思我们如今的时代，网络实体化已经切入人类的身体和生活，它首先体现的是对生命范式的全新理解。人类整体的功能性更新、能量级区分、权力高地的坚守、人格的重组、模糊化和复制，这都体现了某种非比寻常的力量对生命的介入之实体化形式。亲密性意味着强烈的异于伦理指令的变革。重组和变异运作正在达成。伦理规则的更新和变革将体现另一种局面，它意味着伦理的回归并时刻召唤着它不可回归的双重性。在“区分”[11]缝合个体过程开始之时，同一性被进一步友爱的差异化了。海德格尔说词语一旦被道出，就脱离了保护。保护什么呢？保护那种隐匿性。因为词语本身是去明亮，道说总是过于明亮的。诗人因此“不能轻松地独自牢牢地把握其真理性”。思者同样作为“第一者”的意义就出现了，“诗人需要求助于他人，他人的追忆有助于对诗意词语的领悟，以便在这种领悟中每个人都按照对自己适宜的方式实现返乡。”，返乡就是回到生命本性中，各自的返乡之路要求有各自的切入口。思者的伟大在于对诗人道说词语的保护，而这种切入思路并非思者一厢情愿的，因此，海德格尔说：“……但诗人不能独自把它保持，只乐于与他人携手结伴，使他们领会到援臂互助”。

“亲密性”是“那个使得冲突中的事物保持分离又同时结合起来的東西”，继承者就要明白，世界的生成其内在准则就是：“创造一个世界和世界的升起，那么也必须‘毁灭一个世界和世界的没落’”。的这种统一性，这需要自由意志。“决断的自由，这里有精神的辩证法，“决断抓获了必然性，自身进入一个最高要求的约束性中”，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，“对存在者整体的归属关系的见证存在作为历史发生出来”。思者阐释了这么多，归根结底要问的是——为什么要回到语言？原因是：要为了“使历史成为可能”。因为“语言是人的财富”。语言成就历史亦可葬送思想的所有成就。人类的语言是财富，同时也总在自我遮蔽中。“语言是一切危险的危险”。这个危险是说，“存在者对存在的威胁”。人不能不说话，但说话一定意义上危及语言。如同人不能不成为存在者，但成为存在者则存在本身会自行消隐。

语言可以有两种作为：作为存在者，作为非存在者。作为存在者，它显示积极点方面；作为非存在者，它显示消极方面。语言的二重性原则。但思者实际要说的是，语言既不是存在者也不是非存在者，而是存在本身。语言的积极指引和消极迷误是一体的，是不可分割的二重性。为什么有了这个二重性，存在就遗忘(Seinverlust)[10]就成为可能了呢？这里还没回答。只是说这是危险的。后面又说：存在没有在乎词语，是因为词语中固有的二重性有堕落的“势”(参见《韩非子》)，有从“最纯洁的”向“粗俗平庸”的倾向。这个堕落可以体现在从神到人的转化中，或希腊语到拉丁语的翻译转化中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语言内部总是有“不得不”下落的命运。这种下落的命运或许是必然的，这个过程里面也有真理，海德格尔很在乎这种启示的真理。词语是不会为它可能扮演的角色做出保证的。相反“一个本质性的词语所具有的质朴性看起来无异于一个非本质性词语”。一个非常贴近本质的词还可能是无比陌生的。比如，方言中有很多可以将事物形容得更贴切的不可翻译的词汇，那些词就可谓质朴的本质性词汇，它们是那么的陌生和拗口，甚至不可思议，但却有着鲜活的生命力。在海德格尔论诗人黑贝尔的诗中，他就谈论了方言词语对生命经验的某种概念固定的重要意义。“以盛装给出本质性假象的东西，无非是是一种悬空而谈、人云亦云”，语言必须规定某种无意义的空洞形式来成全其作为闲谈的外观。语言的危险正在于此，在于“语言必然不断进入一种为它自身所见的假象中，从而危及它最本真的东西：









